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八十四
至八十七



13
849
194



冊 4 3
冊 849
卷 19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二十一

奏議第十二

隋裴正爲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時高祖初卽位將
改後周制度乃下詔曰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奕葉其遵禮無可革然三代所尚衆
論多端或以爲所建之時或以爲所感之瑞或當其

冊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百八十四

行色因以從之今雖夏數得天歷代通用漢尚於赤魏尚於黃驪馬玄牲已弗相踵明不可建寅歲首嘗服於黑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兼姬周已還於茲六代三正迴復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以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嘗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太白之旂黃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嘗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嘗所着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正奏議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爲十二旣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

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璅至五綵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惟月令者起於秦代乃有青旂赤王白輅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旣無文稽於正色難以經證且後魏已來制度全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於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爲故事大象成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其多迂怪今皇隋革今憲章前代其魏用輦輅不合制者已敕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爲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旣越典

章須革其謬謹按顯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着青衣秋夏悉依其色逮於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着幘者任衣漢晉制曰可

許善心爲給事郎開皇初皇太子自非助祭皆冠遠遊冠後尚書牛弘奏曰皇太子冬正大朝請服衮冕帝問善心曰太子朝謁着遠遊有何典故對曰晉令皇太子給五時朝服遠遊冠至宋泰始六年夏儀注儀曹郎丘仲起議按周禮公自衮冕以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伏尋古之公侯尚得服衮

以朝冕况皇太子儲副之尊謂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後漢始備古章魏晉以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其衮冕位爲公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亦不着但承天祚副禮絕群后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請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儀至梁簡文之爲太子嫌於上逼還冠遠遊下及於陳皆依此法後周之時亦言服衮入朝至開皇復遵魏晉故事臣謂衮冕之章服雖美一日而觀頗欲相類臣子之道義無上逼故晉武帝泰始三年詔太宰安平王

子着侍內之服四年又賜趙燕樂安王等散騎嘗侍之服自斯以後臺鼎貴臣竝加貂璫武弁故皇太子遂着遠遊謀不逼尊於禮爲允帝曰善竟用開皇舊式善心後攝太嘗少卿太業初煬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議曰謹按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子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按鄭玄義天子惟立四親廟并始祖而

爲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按王肅以爲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除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爲七廟周有文武姜姬合爲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康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嘗數

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設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義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卽位建高廟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室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之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宜宣帝亦序於昭穆本非太祖故祭止六世也江左中興賓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五世

祖相國椽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歿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臣等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名立歲時嘗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群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睿哲玄覽神武應期受命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公襲異趣時王所制所以垂法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

按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於雍總貫皇王
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
立廟祧百代之後爲不毀之法至於鸞駕親奉申孝
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群主俾夫規模可則
嚴祀易道表有功而彰明德太復古而貴能變臣又
按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家人識而言之先王
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所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
諸廟旣遠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
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柔其圖太祖高祖
各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

祖及二祧之外從迭毀之法詔可

劉炫開皇中與諸儒脩定五禮吏部尚書牛弘建議
以爲禮諸侯絕傍蕃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
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
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
庶子不得進繇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
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齊縗三月良繇受其恩也今
之仕者位以才昇不限嫡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今
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疎自此始矣遂
寢其事

劉子翊開皇中爲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父更別娶後妻妻至是而亡河澗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菽服菽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親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母並解宮中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

服之有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謬與且後人爲其父母菽菽未
有變隔以親繼親旣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實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和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孝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

重乎昔長沙人王恚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
隔絕恚於同國更娶生子昌恚死後爲東平相始知
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於時議者不以爲
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
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
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
存養伊已不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
之出養必繇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
之然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
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稱如

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
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繇彼
主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
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繇
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
齊暮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
恩之厚薄哉至於兄弟之子猶子私服之心實殊禮
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
辭卽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
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卽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

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卽真之稱如以二字義同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已孝故言其以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

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備雖小其君在焉若其而有異其父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時彊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羽之議牛弘爲禮部尚書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口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繇來尚矣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十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

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自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

於夏室後王制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乃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履并坐是知天子宴則二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

筵之間一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木室之內以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迤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簞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頌席上升歌出鑄反拈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此而說近是不然按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大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立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

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晉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得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按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

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闕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尺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句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

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維議曰尊祖配天其義亡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可具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以還咸率茲理此乃世之通儒時無博識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進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所取及遷宅雒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澤海內方

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簡較
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
赤曰文祖黃曰文神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
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
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
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
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
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箇皆在堂孺是以
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
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

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
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
堂必須重屋者何按考工記夏言九階四傍兩夾窻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曰夏制殷
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畫同可知也其
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
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
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
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禩廟重檐刮
盈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

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雒曰乃立太廟宗室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及玷重薨重廊孔晁注曰重薨累棟重廟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璧雍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園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

以爲明堂靈臺璧雍太學同室異名邕云堂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壁則曰璧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璧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淮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園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璧雍靈臺於雒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光明堂銘云流

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壁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禮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外有園水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抵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高祖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闕毗爲起部郎高祖太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六國三十六乘無所准馮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

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准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
因以爲法今憲章徃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
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
一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

宇文愷爲工部尚書初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
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群籍奏
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宮在地
成形丙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
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王瓚黃琮式
嚴宗祀何嘗不欽莊房宇盡妙思於規摹凝睟冕旒

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軋
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
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
故使天符地實吐醴飛其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圖
清謐四表削平襲我之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
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
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纒西爰謀雜食辯方
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旨表
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秘簡披
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

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裝秀輿地以一寸爲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紛弁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按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雨一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以爲上古朴畧創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亦曰

文祖黃曰文神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方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二七博四脩一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夏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

何得殷無加尋之大周開增筵之義研窮其趣或是不然讐較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曰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其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准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儒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占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阿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防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壁雍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灾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飭故有天灾則飭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六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高八尺

博四尺作雘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薨重廊
孔氏注云重薨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
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
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按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
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
象地屋圓楣徑二百十六尺乾之策也圓象天太室
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尺法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
五行所行口數八闕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
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
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

向五色法四時五符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
行門堂長四丈取大室三之二垣高無敞目之炤牖
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
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
內徑三丈應觀禮壇三成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
上無室其外畧依此制泰山通義令云不可得而辯
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
儀殿垣四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方和會築作三
旬五年正月六日辛丑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
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

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
視而剖牲跪而進之因班時命宣恩澤諸侯王宗室
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虔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
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
卜二堂法曰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窻八九七十二法
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
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
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
營三宮布政頌嘗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唯
水泱泱薛綜注云覆重簷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

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
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
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察詩云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
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
其垣墻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
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崇
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按天垂象聖人則之
壁雍之星旣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旣闕重樓
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並殿建九階之文非古

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城南造園牆在壁水外門
在水中迥立不與墻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
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繫累極成褊
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詔
斷從五室後元叉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
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墻宇規範擬則
太廟唯十二間以應碁數依漢文上圖儀設五帝位
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簋籩一依廟禮梁武帝卽位
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
云祭用神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一獻用清酒平陳

之後臣得目觀逐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
燒殘柱數毀折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
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凡安數重宮城
處所乃在廊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
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不興於焉靡託自
古明堂圖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
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
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
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
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

冊府元龜 卷之五百八十四

四帝下其表會發東之好事不果

以木為之千為一室堂亦正室土為圍墻墻亦四

對入五室垂絲於中十丈而突眾皆歸於今圖其

三圖畧同一其對對為三十五并墻圖亦本不特

古則堂圖亦二木一其宗風隱然則始隱曰宗祭非

崇羅所固齊二分關而不分大變不典以誦龜詩自

與前古亦瀨內雖好則早則未合賦墓師宗之靈於

木為柵其文錯開四只符兩兩味並只安幾重宮幾

數與卦幾與卦之符入此一支齋然必舊卦下以射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二十三

奏議第十三

唐魏徵為侍中貞觀五年太宗將造明堂太子中允

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頗乖故實上表曰伏尋前勅依

禮部尚書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

道上層祭天又尋後敕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謹

按六藝群經百家諸史皆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有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剪繡為柱緝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嘗然猶皆依大典貴在樸素是以席惟藁秸噐止陶匏用繭犢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迥浮閣凌雲考古言之實堪疑慮按郊祀漢至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坐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坐正於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四面無壁未審伯莊以何知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土

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是以朝覲祭祀並皆在廟豈亦樓上祭祖樓下侍朝閣道升樓路便穿隘乘輦則接神不敬步陟則勞勤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經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欲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伏乞以臣愚表下付群司詳議焉徵議曰稽諸詰訓叅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軌齊歸洎當塗膺錄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頌以諸儒特論異端鋒起是非舛互靡

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營以廣其敬宣尼美歎意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得參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大體傷於質畧求之情理未臻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

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作故不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軌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使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朱子奢為諫議大夫貞觀九年將行高祖遷祔之禮太宗命有司詳議廟制子奢建議曰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途並驅名相師祖咸翫其所好習同惡異遂合歷代祧祀多

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獲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慎微遠防陵
僭尊君卑佐升降無外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
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
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
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若天子五廟纔
與子男埒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諸侯立高祖以
下并太祖五廟天子立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
禮之止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
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享嚴配昭事在斯

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之所基者
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
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作待七百之
祚遞遷方處廢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
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
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乘闢里
學滅秦庭儒雅既衰經籍湮殄雖兩漢等修從及魏
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
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畧
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

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辯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號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爲萬世之彜則臣奉述獻旨計論徃載紀七廟者寔多稱四祖者蓋寡較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竝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孔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

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群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各位不同者焉况夫禮緣人情自非天降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建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經世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寔不易之令範臣等叅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天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治之日制從之於是增脩太廟始崇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

舊四室爲六室

貞觀中大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總麻服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得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丁卯尚書入座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他出人情而已矣親疎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爲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寔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成他妯求之母族姨不預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切渭陽

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寔遂未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朞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繇乎同爨總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

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其居生而其居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仍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浮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浮情鬱乎千載至禮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遐想以爲尊卑之欽叙雖煥乎大

備喪紀之制或理有未隆爰命秩宗更詳考正三等奉遵明命觸類傍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或引兼名實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厚薄俗於深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無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高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其弟妻乃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於從母同服小功制可之

顏師古爲秘書監貞觀九年十一月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理宜別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先皇遺旨務存儉約虔奉訓誡無忘啓處宜令禮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師古議曰臣究觀祭典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與下土別置至若周之鄠鎡竝爲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云一時俱立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原流漸廣大違典制是以貢禹韋玄成等招聚儒學博詢廷議據禮陳奏遂從廢毀自斯已後彌歷年代輟而不爲今若增立寢廟別安主祔有乖先

旨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

韋挺爲太常卿貞觀十六年四月有司言將行禘祭依今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廷禘享則不配依今祫祭之曰功臣竝得配享請集禮官學士等議挺等一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於太廟者患其過禮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於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縈絜豐盛禘祠蒸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勲尊顯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

禮六功之家皆配太蒸而已先儒皆以大蒸爲禘祭高堂隆庾薛之等多遵鄭學未有將爲時享又漢魏禘祀皆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左僕射孔安國啓禘坐免官者不一梁初務禘功臣左丞何佟之義武帝久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稱殷合禮祭大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詔改今從禮焉是年太宗征遼渡遼澤詰朝高祖忌日有司請曰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樂此祈爲星迴改歲親沒同辰思其居處不可爲樂自大駕

南轅晉徒東徙或增名似之節而出典彛之外旣乖俯就流若不歸襄公擊淆陵而墨緣伯禽赴徐戎而變金革之事無所不通伏惟陛下親御六軍已登寇境戎務繁擁伏待剖斷不可以遵先聖之嘗經畧近代之公議請今月六日所有軍機要切百司依式奏聞手詔答曰省所奏悲感何言天地運流弓劍眇邈方寸久亂泣血無追憂乃終身豈惟一口哀以內結非假外彰今旣戎旅事大不可失在機速昔周武伐殷載廟在道雖多虧小禮而功成大孝泯賢之道可不遵歟所以抑順古風俯從今請臨紙摧心動焉如

割

許敬宗爲禮部尚書貞觀二十三年太宗神主祔廟
敬宗奏言弘農府君廟應迭毀謹按舊議漢丞相韋
玄成以爲毀主塵堙但萬國宗享有所從來一旦塵
藏事非久愜晉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奉征西等
三主安置其中方之塵埋頗叶情理然事無典故亦
未足依又議者或言毀主藏於天府祥瑞所藏本非
斯意今謹准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墀祈禱所及竊謂
所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其基別室西方爲首若在
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抵享方諸舊議

情實可安弘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
臣等叅議遷奉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理爲宜
從之至高宗龍朔二年爲修禮官奏曰據祠令及新
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
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玄唯據緯
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
月令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北辰星耀魄寶
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爲
太微五帝考其所說乖謬特之深按易云日月麗於
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

神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
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爲體不入星辰之
例且天地合一是曰兩儀天上無二焉得有六是王
肅群儒咸駁此義又簡太史圖圓丘天昊天上帝坐
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
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第二與北斗並列爲星宮內
坐之首不同鄭玄據緯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
圖推步有微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
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
象故况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並是天乎周

禮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祭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惟稱
五帝皆不言天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天又孝經
唯云郊祀后稷無別圜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卽
圜丘圜丘卽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
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圜丘之外別有南郊
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簡禮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
不別載圜丘式文旣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
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卽云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是明堂所祀正
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交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

之月抵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故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啓蟄郊生自以祈穀謂爲
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去取王鄭肆郊
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
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爲二文
旣無據理又不通請爲一祀以符古義仍並修附入
式永垂後則詔可之敬宗等又奏稱簡新禮祭畢收
玉帛牲醴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燎壇又在神壇之左
臣敬宗謹按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則祭燔
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

又禮記論太嘗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
牲用犢左肸漢儀用頭今郊用脅適足明燔柴所用
與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俎別燔牲體非於祭末燒
神餘饌此則晉氏之前仍遵古禮惟周魏以降妄爲
損益若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
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壁蒼犢
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駢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
有四圭猶祝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藝相因
並事畢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禮引用蒼壁不顧圭
瓚遂亦俱燔義旣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

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准柴燎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爲不類且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爲壇左交無典故今請改燔柴爲祭始位在樂懸之南外壇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准此詔可之敬宗等又奏曰依古喪服甥爲舅總麻舅報甥亦同制貞觀中入座議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報甥服猶三月謹按傍尊之服禮無不報以非正尊不敢降之也故舅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總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也今甥爲舅服同從母之衰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疏人不

知禮意舅報甥服尚損總麻例旣不通禮須刊正今請修改律疏舅服甥亦小功又曰庶母古禮總麻新禮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卽是已之昆季爲之杖齊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凶吉頓殊求之禮文深謂非禮請依故典爲服總麻又皇帝爲諸臣及五服親舉哀禮着四服今乃云白帟禮令乖舛須歸一途且白帟出自近代事非稽古風著令文不可行用請改爲素服以會禮文詔並從之

于志寧爲侍中永徽元年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旣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

馭曆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
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
左有記言之史右有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
著懲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爲萬古之範圍作千
齡之規鏡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切按
禮記云女年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
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
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傳不譏失
禮明有故也此卽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
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淮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

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
復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
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
統萬方理宜繼美羲軒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
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難猶須抑而守禮况行之
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禮有識之所共知非假愚臣
之說也伏願遵高祖之令執畧孝文之權制國家於
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後
出降

閻立德爲工部尚書永徽三年六月內出明堂九室

樣更令損益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十一二階上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上基象黃琮爲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依內圖爲定其基請准周制高九尺方二百三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_用又內樣室各方三筵開四闕八窻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享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享總於大室若四時迎氣之禮則各於其方之正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

室各長六尺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一百三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指檐或爲未允請據鄭玄盧植等說以前梁爲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准面別各餘一丈七尺內樣室別四闕八窻檢於古今請依爲定其戶仍古外而不閉內樣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至上梁高三尺梁以上至屋峻計起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爲定其蓋屋形制仍望據

考工記改爲四阿并依禮加重檐准太廟安鷗尾堂四面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爲便其面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曰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隄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爲梁禮記明堂陰陽綠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復較闊今請減爲二十四步垣水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爲梁其外周以圓隄并取陰陽以行左旋之制殿垣按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外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

准令行事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准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爲制仍立四門外觀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玄門闔四角造三重巍闕此後群儒分競各執異議尚書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爲九室太嘗博士唐囅等請爲五室帝令所司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帝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儀公等以何者爲宜立德對曰兩儀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闔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帝亦以五室爲便議又不定繇是且止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二十四

奏議第十四

唐長孫無忌為太尉顯慶元年六月與脩禮官等奏
日伏見祀令以高祖太武皇帝配五天帝於明堂太
宗文皇帝配五人帝亦在明堂之側座臣等謹尋方
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

五郊預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
伏見永徽二年七月制建明堂追奉太宗已遵嚴配
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議
遂便着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
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
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意義在於
斯今所司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
父子同配明堂之義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宗祖謂祭祀以配食也

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
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
文武共在明堂連在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
者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
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矣凡
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
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
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
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
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

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亦既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宗祖報五者國之典者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唯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於明堂奉世遷祖專配感帝此卽聖朝故事已有遙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

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聖曆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德又世祖元皇帝潛鱗韜慶屈道事周遵濬發之靈源肇光澤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柳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靖下黷拯率士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遠協孝經近申

詔意從之

是年九月又奏曰惟武德初撰衣服今乘輿祀天地服大裘冕九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袞與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御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久至於季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隆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裘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廷奠服至云漢明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百官備十二章沈約

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袞又王智深宋記曰明帝詔云以大冕純玉藻玄衣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于隋氏勘其禮令祭服悉同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焉祀經事無乖舛今請憲章故實郊祀天地皆服袞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改新祀皇帝祭社稷服繡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卽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典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爲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

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小祀則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袞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三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着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有二爲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爲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王著玄冕之時臣次服爵弁旣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位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若族之官去龜置蠅氏之職唯施周代事不

通行是故漢魏以來下迄隋代相承舊事唯用袞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乃服五品之服臨事施行極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袞冕詔可之

二年七月又奏曰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禮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云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功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唯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嘗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典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

祖立法垂裕於後自隋以下亦在祀例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烈唯此一祀咸秩未申新禮及令無祭先代帝王之令請聿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堯於平陽以契配祭虞舜于河陽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於鄴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鄗以周公召公配祭漢高祖于文陵以蕭何配又准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爲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與顏子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爲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爲先聖遂出孔子降爲先師顏回丘明並無從祀謹按

禮記云凡學春秋官釋奠于先師鄭玄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唐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理爲定昭然自別聖則因天合德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更爲先聖求其節文遽有得失所以貞觀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成康之典記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永垂制於後昆華徃代之紕繆而今不詳制旨趣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

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又說明堂孝道
乃述周公嚴配此卽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館
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引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前代故孟軻稱
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
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又且丘明之徒
見行其學貶爲從祀亦無故事請改令從詔於義爲
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並可之

隴西郡王博文爲司禮太常伯龍朔二年八月司文
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而卒請中心制有司奏稱

據令繼母改嫁及父爲長子並不改官乃下勅曰雖
云嫡母終是繼親據禮緣情須有定制付所司議定
奏之博文等奏議曰緬尋喪服母名斯定嫡繼慈養
皆在其中惟出母之制時言妻之子明非生已皆則
無服是以令着母嫁之夫又云出妻之子出言其子
以別所生嫁則言母通苞養嫡俱當解任並合心喪
其不解者惟有繼母之嫁繼爲各止據前妻之子嫡
於諸孽禮無繼母之文申令今旣見行嗣業禮申心
制然奉勅議定方垂永則今有不安亦須釐正切以
嫡繼慈養皆非所生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爲義繼

繼母之嫁既殊慈母嫡義同繼豈合心喪望請凡非所生父母卒而嫁爲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杖舂並不心喪亦同繼母有符情禮無玷舊章又心喪之制唯施厭降杖舂之服悉不解官而令文三年齊衰亦入心喪例杖舂解官文有妻喪之舂又依禮庶子爲其母總麻三月既是所生母服准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於事終須附入既與嫡母等嫁同不令條總講議改理之繼其禮及律疏有相關者亦請准此改正嗣業既嫡母改醮不合解官從之

孫茂道爲司禮少嘗伯龍朔二年九月奏稱准令諸

臣九章服君臣冕服章數雖殊飾龍各袞尊卑相亂望請諸臣九章衣以雲及麟代龍升山爲上改名爲冕又依舊令六品七品着綠八品九品着青青深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依舊六品七品着綠八品九品着碧朝參之處並依此制非常朝參處聽兼服黃從之

劉祥道爲司禮太嘗伯麟德二年上言准禮封壇舊儀當以奉常卿爲亞獻昔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爰至兩漢尚書秩卑亦以九卿行事自魏晉以降事歸臺省九卿皆爲嘗伯屬官今登封大禮不以三公

八座行事而用九卿無乃徇虛言而忘故事也帝又從其議乃詔封祠日以司徒除王元禮爲亞獻祥道爲終獻

李敬貞爲羅舍府果毅麟德二年將封泰山敬貞上言曰淮南子云方諸陰燧大蛤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引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舊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鑿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周禮考工記云有六齊金錫相半謂之鑿燧之齊鄭玄注云方鑿燧取火於日月

之器也准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鑿形如方鏡以取明水從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之以陰鑿取水未有得者常用井水代之請准淮南論衡以方諸取之則禮神之物備矣帝令奉嘗與敬貞考驗其事敬貞又言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鏡之法鄭玄錯解以爲陰鑿之制又先嘗以八九月望夜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數斗卽與淮南論衡所說符同奉嘗奏曰封禪祭祀卽須明水實樽敬貞所陳檢較有故實又稱先經試驗請令敬貞

取自蛤便付泰山與所司考驗從之詔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皆隨代革唯祭祀天地獨不改章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卽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樽越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備深爲未當其封祀降壇所設上帝后土位先設藁秸瓦甒瓢杯等並宜改用茵褥壘爵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准此

程玄素爲殿中侍御史總章元年高麗平將有事於南郊前一夕帝備法駕舉於太壇東北隅之境外奉嘗旣頒儀注時玄素監察事謂奉嘗卿裴明禮博士

陸遵楷曰准儀注祭之日皇帝就次未升壇先引太尉奠玉升自午階禮以別同異辯嫌疑爲太尉人臣之責皇帝在次而先升午階可改也乃詣齋宮上奏曰臣伏見儀注皇帝升壇及降並繇午階初引太尉奠玉亦從南陛臣不敢廣陳典故以煩聖覽必謂君王不可與臣下同階太尉奠玉請從卯階依西獻禮則登降有數君臣道存從之夜漏五刻下奉嘗明禮又報奏帝不許曰我不讀書此誰之過也

史璨爲太嘗博士上元三年十月有司禘享于太廟璨奏議曰按禮緯三年一禘公羊傳云五

年而再殷祭兩文雖互其義畧同禮記正義引鄭玄
禘禘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
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禘也是
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禘明年春禘于羣廟僖公宣
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
君二年禘三年禘又昭公十三年齊姬薨至十三年
喪畢當禘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禘十五
年禘傳云有事于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
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
公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後隔三年而禘已後隔一

年而禘此則雅合禮經不違傳義自禘禘之祭依璨
議定

賈大隱爲太常博士儀鳳二年太嘗以仲春告祥瑞
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大隱對曰古者祭以
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告于廟
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簡貞觀以來勅令無文
禮司因循不知所起高宗令依舊行焉

蘇知機爲太常博士是年上言曰去龍朔年司禮少
嘗伯孫茂道奏請諸臣九章服與乘輿冕服章數雖
殊飾龍名袞尊卑相亂望請諸臣九章衣以雲及麟

代龍升山爲上仍正冕名當時竟未施行今請制大明十二章乘輿服之加日月星辰龍或山火麟鳳玄龜雲水等象鸞冕八章三公服之毳冕六章三品服之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詔下有司詳議崇文館學士較書郎楊紹奏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焉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

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也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繇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光明炤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機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采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雌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世代之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米者人恃以生

象聖王物之所賴也黼者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及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製袞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沈遠制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雌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繇是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

可遍擬但取黼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才美也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異矣今表狀請奏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龍虎山火者又不喻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餘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暨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

於法服也雲也者龍從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
又不假別爲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
三公服之鸞者天子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鷩鷩
鳥也適可以辯祥刑之職也羆熊猛獸也適可以旌
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
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裨獵謂爲蓮花取其文彩
者夫茄者蓮莖變古從今旣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
文章之制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
者按此王者祀四望之服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
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

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
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無章首此又不經
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秦皇之故
事猶可以適於今也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
乃漢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
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繇是竟寢知機所請
韋萬古爲太嘗少卿儀鳳三年奏曰明堂大享帝准
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
鄭玄義祀五帝顯慶以來新脩禮昊天上帝奉乾卦
二年勅祀玉帝又奉制并祀昊天上帝者伏奉上元

三年三月勅五禮行用已久並依貞觀年禮定又奉去年勅顯慶已來新脩禮多有事不師古其禮並依周禮行事者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定依何禮臣以去年十二月錄奏至今未奉進止所以樂章不足上令廣召學者更參議

元萬頃爲鳳閣舍人則天垂拱元年七月有司議圓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既言莫大於配天明祀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

此以明尊嚴之極也又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爲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也亦是通武王之義故知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請奉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

文也太子右諭德沈伯儀議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繇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日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日祖宗伏尋嚴配之人於此最為詳備虞夏則郊嚳殷人則捨契郊冥去取既差前後乖次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王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咸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若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昭配稱天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千祠萬獻蕝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切尋貞觀永徽共遵專記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丘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雖莫大之

孝理當總配五天萬頃與鳳閣舍人范履冰等議曰
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構象闢土開基太宗文武
聖皇帝紹統披元脩機闡極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
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旦神功叡
德罄南面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古今而莫擬豈徒錙
銖堯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
五祠所感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兼配
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詞殊失
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承志忠而順
美竊惟兼配之禮待稟先聖之懷爰取訓於通規遂

申情於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擬遺
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通便是臣黜於君遽
易郊丘之位下非於上靡遵弓劍之心豈所以申太
后哀感之誠循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
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禮高祖神堯太宗文武
聖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先改高宗天皇大
帝齊尊耀魄等邃舍樞潤三葉之宏規開萬代之鴻
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地郊天豈祠祝之有
別請奉高宗天皇大帝歷配五祠制從萬頃議

韋叔夏爲春官郎中天授二年十月奏言謹按禮明堂大享唯禮五方五帝故月令季秋令云是月也大享帝則曲禮所云大享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偏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文明堂正禮唯五帝配以宗祖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唯陛下追遠情深崇禮志切故於明堂享祀加昊天上帝皇帝祇重之以先后配享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

廣祭衆神蓋議出權時非不刊之典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等五岳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雜與小神同薦於尊嚴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唯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方丘圓丘庶不煩黷從之

王方慶爲鸞臺侍郎萬歲通天二年七月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凱旋詣闕獻俘內史王其善以爲軍將入城例有軍樂今旣屬孝明皇帝忌月請備而不奏方慶奏曰臣謹按經但有忌日而無忌

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于時疑下
 太嘗禮官苟納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
 月合有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納所議軍樂是軍容
 與嘗樂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聖曆元年方
 慶又奏議曰唯今暮喪大功未葬並不得預朝賀仍
 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慘陪預
 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黜皇化伏望
 申明令式更令禁斷從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二十五

奏議第十五

唐吳陽吾為成均博士則天聖曆元年臘月辛亥制
 每月一日於明堂拜告朔之禮博士辟閭仁諝奏議
 曰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
 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

吉布政于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年歲首元日於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廷此則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常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爾所以敬授之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

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卽太昊等五人告其神者卽重黎等五行官雖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代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卽孝經宗祀文王於

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祀何爲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爲君有明堂卽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今古博考載籍旣無其禮不可襲非望請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又議奏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非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而儀德被於四海者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

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爲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爲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議亦以爲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大學取其圓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授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仲尼美而稱之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君以其禮告廟

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別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列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文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十寶注云周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諸州朝覲使等咸列於廷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明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

冊不元量 奏議十五

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
 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
 禮孟春之上辛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禮爾而
 月取一政班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官
 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
 明堂總章玄堂即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
 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今禮
 官立義唯歲首一入爾與先儒既異臣不敢同鄭玄
 云凡聽朔告帝臣愚以告朔之時五方上帝之一帝
 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招拒冬則叶光紀

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人帝及神列在
 祀與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
 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其禮羊亡
 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廢
 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作闕漢武帝封禪始造明堂
 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
 元始中王莽輔政廢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焉禘祫
 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
 益戶賜爵及金帛贈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傳
 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

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
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于晉末戎馬生
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儀制
度南遷蓋寡彝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
之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
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
但摺據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
撰江都集禮指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禮顯慶禮
及祠今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
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堂證在臣誠實

有疑陛下肇建明堂幸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
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明堂事亦煩數
孟月視朔亦不可廢帝又令春官廣集鴻儒取方慶
仁諝所奏議定得失陽吾與大學博士郭山暉奏曰
臣等謹按周禮禮詛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天
子頒告朔於諸侯秦政焚滅詩書繇是告朔禮廢今
明堂肇建總章新立紹百王之絕軌樹萬代之鴻規
上以嚴祀祖宗下以敬授時令使人知禮樂道適中
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若因修班朔每月依行禮
貴隨時事須沿革望依王方慶議用四時孟月及季

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頌天下其帝及神亦請
依方慶用鄭玄義告五帝於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
神明至孝之德光於四海制從之

祝欽明爲禮部尚書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東都創
置太廟社稷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昔孫卿子云
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代則天子七廟古
今達禮故尚書稱七代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
七廟一壇一墀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自
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之主皆

升合食於太祖之廟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商之
契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玄王
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
七代至武而有天下其間代數稍遠遷廟親廟皆出
太祖之後故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
始祖卽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之父立廟享祀不
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
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
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
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亦

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于有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易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爲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旣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廟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勅七室已下依舊號尊崇文奉三月一日勅旣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卽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或

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乃鄭玄注詩雍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爾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梁武昭王爲始祖斯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卨始封湯武之典祚繇稷卨故以稷卨爲太祖卽皇家之景皇帝是也梁武昭王勲業未廣後主失國守土不傳景皇始封實基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京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卵爲太祖宋氏不以楚

元王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
楊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梁武昭王爲太祖乎漢
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
卿議者僉同帝亦然之唯杜林正議獨以爲周室之
興祚繇后稷漢室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
循竟從林議又傳云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返之
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梁武昭王蓋亦近於
今矣當時不立者必不可立故也今旣年代浸遠方
復立之是非三祖二宗之意也實恐景皇失職而震
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

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旣灌而往孔子
不欲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慎重祭如神在理不可
誣請勅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以備七代其始祖不
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曰謹按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籍之明
文古今之遺制唐皇稽考前範詳稱列辟崇建宗靈
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王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而
太祖有遠近昔湯文祚基稷高太祖代遠出乎昭穆
之上故七廟可也若夏繼唐虞功非繇繇漢除秦項
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勲隆近代祖業

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祊罕聞令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肅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聖四葉重光景皇帝睿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宗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唯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文帝神主外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上有先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七本繇太祖

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沿理資變革宣皇旣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違古制之文不合先廟之旨請依貞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義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曰博士三人自分兩義張齊賢以景帝始封爲唐宗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不同重崇宣帝臣等商議依張齊賢景皇帝爲太祖依劉承慶崇六室制從之是月欽明與禮官等奏謹按經典無先農之文禮記

祭法云王自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其社在籍田詩再芟篇序云春籍田兩祈社稷也永徽年中猶名籍田垂拱已後刪定改爲先農然先農與社本是一神妄有改張以惑人聽其先農壇以應經禮王社之義其祭先農改爲帝社禮仍令用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氏配制從之於是改先農爲社壇立丙帝稷壇禮同太社太稷壇不備方色所以異乎太社也

彭景直爲太嘗博士景龍二年諸陵每日奠祭景直以爲乖於古禮上疏奏曰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惟著宗廟月祭之禮故祛祭云天下有王分

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祭志云天子之唐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也廟無月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相附近亦無日祭之文今諸陵月祭有朔望并諸節日科則古禮殷事之義矣諸節日猶古薦新之義矣故鄭玄注禮記云殷事月朔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云月朔月半猶平常之

朝夕也。大祥之後及諸節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在廟四時正享及臘爲五享。前所奏定並依古禮。正文不旁求外傳。故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考據經史無日祭於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至元帝時貢禹以爲太煩。奏請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議七廟之外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亦以爲不欲祭數數則黷。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丞相康衡亦奏七廟遺

毀之。義帝從之。又數改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引春秋外傳云日祭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墀則歲貢。至後漢陵寢致祭祀無明文。以言魏氏三祖皆不祭於墓。故晉書云魏文帝黃初元年自作終制立壽陵無封樹無寢殿。夫墓者藏也。欲人之不明見禮不墓祭欲存亡不黷也。明帝遵奉之。晉宣帝預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後依宣帝故事。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寢致祭。並附於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宗齊梁陳其祭並無聞。今參詳以爲三禮者不刊之書。懸

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合依憑國家率由典章討論典禮謀事作範垂裕將來擇善而行依經爲允其諸陵請准禮停日祭疏奏上謂侍臣曰禮官奏言諸陵准禮不合別進食者但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祇薦是常乃按日月之期請停朝夕之奠乍覽此奏哀慕增酸陵宜依舊朝脯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所司供辦辛苦可減朕嘗膳以爲嘗式因歎歛久之

唐紹爲太嘗博士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嘗遣使往諸陵起居景龍二年三月紹以爲准諸事元無此禮止謂送形而往山陵爲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爲享薦之室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占薄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已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爲嘗事起者以起動爲充居者以居止爲名詳起居之義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於定省死葬以禮當闕於安厝豈可以事居之道行送往之時敢辭命使勞繁但恐不安靈域又降誕之日穿針之辰皆以續命爲名時人多有進奉今聖靈日遠仙駕難追進止起居恐乖先典况京畿傳驛機速極繁加以諸陵往來其馬便多死損望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唯式

二時巡陵庶得義合禮經陵寢安謐制不許又武氏
吳陵順陵置守戶五百人又梁宣王三思及魯忠王
崇訓墓各置守戶六十人又韋氏褒德廟守戶一百
人紹以爲深乖常典上疏曰謹按吳陵順陵恩勅特
令依舊因循前例守戶與昭陵數同又先代帝王陵
戶唯二十八今雖外氏恩隆亦須附近嘗典請准式
量減取足防閑庶無逼上之嫌不失尊崇之道又親
王守墓唯得十人梁魯近加追贈不可越於本爵唯
令贈官用蔭各減正官一等故知贈之與正義有抑
揚禮不可踰理須義制請同親王墓戶各置十人爲

限又太廟宿衛准配正兵縱令墻內掃除還以其兵
應役褒德別加廟戶兼配軍人旣益煩勞又虧常典
縱使恩加極禮須准太廟汗隆別置百人亦請停不
納三年遷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是年十一月十
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
日甲子以爲吉會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園丘於南
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纏次極於南北
也曰北極當畧度循半日南極當畧度環周是日一
陽交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乎卽冬至象卦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爲六

甲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嘗遇既非大會當啓運未周
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
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准漏
刻經南陸北陸并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卽欠
一分未南極卽不得爲至帝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
亦不可改竟依縉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園丘焉遷左
司郎中又上疏曰臣聞王公以下送終明器等物具
標申令品秩高下各有節文孔子曰明器者不用備
物以芻靈者善爲備者不仁傳曰備者有面目機微
似於生人也以此而塋殆於殉故曰不仁比者王公

百官競爲厚塋偶人象馬雕飾如生徒以眩耀路人
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慕破產傾資風流遂行下兼
士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增望請王公已下送塋明器
皆依令式並陳於墓所不得衢路將行士庶結親之
儀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爲期詰
朝謁見往者下里庸鄙時有輶車邀其酒食以爲戲
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陳音樂多集徒侶
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輶車
之禮過於聘財歌舞誼諱殊非助感旣虧名教實蠹
風猷違紊禮經須加節制請昏嫁輶車者並令禁斷

其犯者官蔭家請准名教例付簿無蔭人決杖六十
各科本罪制從之

褚元量爲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景龍二年將親
祀南郊禮官博士修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
郭山暉等皆希旨請以皇后爲亞獻元量獨與太常
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元量建議曰夫郊
祀者帝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其行禮者不可以時
斷不可以請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
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
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

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辯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
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
如冬至園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合郊
天助祭當具著禮典今遍簡周禮都無此制蓋繇祭
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
唯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太宗伯職云
若王不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
云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其薦豆籩不親徹若皇
后合助祭承此下文當云若不預祭祀則攝其薦豆
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別生餘事與上異則別起凡

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親徹者按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申徹者爲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例不別使人又按外宗掌宗廟之祭王后不預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文相證何以明之按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按王后行事總在內宰職中檢其職唯云大祭祀後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祀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不裸獻祭天無裸以此得知又祭天

之器則用匏匏亦無瑤爵又以此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服而中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之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王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天地合祭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變倫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泰誓曰王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大理斯史策之良誠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參守經書不敢默然請旁詢碩儒俯遵舊典採曲臺之故事行園丘之正儀使神明叶昭曠之

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時宰相韋巨源等阿
旨叶欽明之議竟不從元量所奏

